

消失的 草原帝国

陈计中——著

铁马 中原

在金戈铁马的沙场滚烟里上演

契丹大帝^的风云二十年

在宫廷阴谋的冷酷无情中演绎
被尘封历史的惊心动魄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消失的 草原帝国

铁马 中原

陈计中 著

在金戈铁马的沙场滚烟里上演

契丹大帝的风云二十年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马中原 / 陈计中著. — 呼伦贝尔 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,

2018.4

(消失的草原帝国)

ISBN 978-7-5521-1442-3

I . ①铁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3966 号

铁马中原

陈计中 著

总 策 划 丁永才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丁永才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)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5 字 数 350 千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1-1442-3

定 价 5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断腕稳朝政 / 004

第二章 立马择新君 / 024

第三章 无奈东丹王 / 042

第四章 乘乱得良机 / 062

第五章 轻取十六州 / 084

第六章 东丹王之死 / 103

第七章 尴尬儿皇帝 / 124

第八章 荒唐大眼郎 / 146

第九章 激战澶州城 / 165

第十章 败走白团卫 / 183

第十一章 倒戈中渡桥 / 202

第十二章 马踏汴梁城 / 2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辽中原文献研究 / 王树德著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文化出版社,

2018.4

(黑龙江出版专号)

ISBN 978-7-221-14431-7

目

第十三章 辽帝大登殿 / 240

第十四章 失望离中原 / 260

第十五章 魂归杀狐林 / 279

第十六章 谁为新辽主 / 297

第十七章 横渡定乾坤 / 318

后 记 / 336

100 / 下 册

新辽中原文献研究 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第九章

第十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引子

在公元四世纪，控制北方的是鲜卑族。公元344年，鲜卑中的二部——宇文部和慕容部为争夺辽西地区的控制权，在土河（今老哈河）上游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战。一场腥风血雨的厮杀后，宇文部败走潢水（今西拉沐沦），隐匿于松漠间。

松漠，据史家称，是指北抵兴安岭、东至通辽市开鲁、南到燕山东麓的河北围场、西至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带的广大地区，大致就是今赤峰市北部的广阔的松林草原沙漠地带。

败走的宇文鲜卑的首领是一个小伙子，叫奇首。相传，一日他骑白马沿土河而下，行至与潢水交汇处的木叶山（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），和一位赶着灰牛车沿潢水而来的漂亮姑娘可敦相遇。一个年轻英武，一个貌若天仙，二人一见倾心，便结为夫妻，渔猎骑射，逐水草而牧，其乐融融。后生八子，封为八部。据《契丹国志》载，是为：祖皆利部、乙室活部、实活部、纳尾部、频没部、内会鸡部、集解部、奚温部。

传说是浪漫的，但契丹古八部是真实存在的。契丹人在木叶山曾立庙，供奉有奇首、可敦及八子之像，奉为始祖，每年必刑白马杀青牛祭拜。八部在松漠间繁衍生息，日渐强盛。为使部族稳定发展，八部首领每三年一会盟，推举智勇双全者为盟主可汗，任满更换。

日月如梭。五百年后，迭刺部出了个耶律阿保机。传说此人生时满室生辉且生香，三月能走路，百日能说话。这只是后人为帝王的附会而已。

史载此人“拓落而多智，与众不群。及壮，雄健勇武，有胆略。好骑射，铁厚一寸，射而洞之……部落惮其雄勇，莫不畏而服之。”他凭着雄才大略，公元901年任联盟军事长官“夷离巾”，公元903年被尊为总知军国事的“于越”，地位仅在可汗之下。在唐朝灭亡、五代十国之初，他利用会盟选可汗之机，成为契丹联盟部落最高首领。

阿保机当了首领后，第一大举措就是废除部落联盟“三年一代”的选举制，学习汉族皇帝由一家一姓世袭制。这如何了得，他的四个弟弟和七部首领纷纷反抗。阿保机在妻子述律平的辅助下，三平诸弟之乱，在炭山设计伏杀七部首领，于公元916年设坛即位，立大契丹国，自号“大圣大明天皇帝”，封妻述律平为“应天大明地皇后”，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，号“人皇王”。阿保机立国，从而宣告契丹社会氏族部落联盟的结束和一个封建国家的产生，这是契丹社会的一大进步。

阿保机立国后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政治上，改体制、建典章、推行“南北面官制”，对各族人因俗而治，使社会较为安定；经济上，建城郭、兴农桑、设铁冶、行群牧，使国力日渐富足；文化上，创文字、建寺庙、设汉学、尊儒道，使民人趋附文明；军事上，他更是戎马倥偬，为大契丹开疆拓土，刀锋所指，诸夷皆服。

公元926年，耶律阿保机征渤海国（今辽宁、吉林一带）。先是，他吞并奚国后，和奚国唇齿相依的渤海国王非常害怕，便暗中和新罗国（朝鲜）联合要对抗契丹。这使阿保机很是生气，不想臣服，还要对抗，真是活腻了！他便召集大臣商议，非把渤海拿下不可。可大臣们却争论不休，久议不决。这使阿保机也拿不准主意，便外出打猎散心。忽一日，有黄龙落其毡帐上，阿保机连发两箭，黄龙带伤向东南飞去，于千里之外而坠。后来他的二儿子耶律德光在黄龙坠落之地建了城池，是为黄龙府。

阿保机射杀黄龙，精神大振：“我想攻打渤海国，众计不决而黄龙现我面前，我能杀它，是能灭渤海的胜利兆头！”于是便发兵，便灭其国，

便俘其王，便得素称“东海盛国”的富庶土地。

他把渤海国改为东丹国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，也就胜利班师。可是，又有谁知，就在他凯旋的途中，却发生了天大的变故……

第一章 断腕稳朝政

1 皇后的烦恼

七月的草原，绿草如茵，繁花似锦。

滔滔潢水（今西拉沐沦）自西而东，跳动着滚滚银波奔到木叶山下，与东北流向的土河（老哈河）交汇，成辽水直奔大海。由两河孕育的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，便是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，复有女子乘小车驾灰牛浮潢水而下，至木叶山结为夫妇，生八子，乃成契丹八部之地。

公元916年，有迭刺部的雄勇之士耶律阿保机击灭七部，复并为一，建大契丹国。国都就设在所居大部落的中心“西楼”，建城及宫殿，便是后来的临潢府（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）。所谓“西楼”，并无楼，乃是阿保机四大“斡里朵”之最西面的一个。“斡里朵”就是契丹贵族的私人领地，阿保机也就是凭四大“斡里朵”为根据地而雄吞七部。

立国后的阿保机雄心大略，东征西战，威服诸夷。也曾二下中原，却都无功而返。但繁华的幽州城却使他大开眼界，便在燕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下效仿中原，设百官，建城郭，造文字，植桑麻，以图强盛。

西楼的城郭和宫殿由汉族大臣韩延徽设计，大批汉族工匠施工，经十年营造，已颇有规模。街衢通达，市肆繁荣，塔庙林立，宫殿巍峨，已成北方草原重镇，看上去和中原城市相差无几。其中还建有孔子庙。这是

太子耶律倍的主意。耶律倍才学过人，文武双全，通阴阳医药，精音律书画，擅长契丹和汉文字，尤推崇孔子思想治国。阿保机立国后曾问儿子，我当了皇帝，应该敬天祭神。我想立庙纪念有大功德的人，你看先祭祀谁呢？太子耶律倍说：要说最有功德的人，莫过于大圣人孔子了，要想得中原，应先得中原人之心，该先祭祀孔子。阿保机极想学汉人，觉得有理，便在大部落中建起了孔子庙，春秋两季祭祀之。

这些宏伟建筑虽形同中原，但却有大不同，那便是不是坐北朝南，而是大门一律东向，以契丹人之习俗，尊太阳升起的东方为上。

历史的脚步走到了公元926年，时为契丹国天赞六年。七月，契丹国大皇帝耶律阿保机灭了渤海国，正在凯旋班师。

七月的午后，暑热难挨。草原上的花草树木都在炽白的阳光下蔫蔫地垂下了枝叶。但皇城中东向的高大宫殿中，却是香烟袅袅，清凉宜人。

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皇后坐在宫内，虽有宫娥摇扇，酸乳消暑，但仍觉浑身燥热，心烦意乱，不知何故，总是坐立不安。于是她便遣宦官查刺召中书令、宰相韩延徽，留守夷离巾（刺史）萧翰，林牙（翰林学士）耶律迭里前来议事。

述律皇后名平，已经四十有八，但风韵犹存，端庄中透着一种人见人畏的威严。一扬眉一举手，都令人心惊胆战。她是耶律阿保机的表妹，小名月理朵，自幼坚毅。有一次她的母亲和姑姑坐在床榻上等着她的拜见，她却说，我月理朵只能拜天，不能拜人，如拜你们，你们是要折寿的。也有人传说，一次月理朵外出，走到潢水和土河的交汇处，一个赶青牛车的女子见了她，慌忙让路，但却忽然不见了，于是民间便传唱“青牛姬，曾避路”，说赶青牛的女子本是地神，见了她都躲避，可见她就是地神在人间的化身了。

这一层光环使人们见了述律平都敬之如神。等到她和表兄阿保机结婚，更显示出她的计谋和决断，在阿保机“化家为国”的过程中，她多次参与阿保机重大事项的决策。况且，她的兄长敌鲁和弟弟阿古只，辅佐阿

保机成就帝业，更使后族的权势仅次于帝族。述律平拥有自己的宫廷卫队，在阿保机外出征战时，她便率亲兵卫队镇守大部落。阿保机带兵攻党项时，有黄头、臭泊室韦二部想乘机偷袭契丹后方，述律平临危不乱，敌强我弱之时，带仅剩的几百兵设伏大败室韦，保住了后防不失，一时名震北方各部。

在这样一个重权在握，被看作“神之化身”的女人面前，不要说奴隶平民，就是大臣们在她跟前又怎能不战战兢兢。

韩延徽、萧翰和耶律迭里听皇后召见，不敢怠慢，顶着午后的骄阳匆匆赶来。

几人人宫拜见完毕，韩延徽见述律后脸色不好，便试着问：“皇后宣臣等前来，不知有何喻示？”

述律平一指殿外：“看到了吗？”

几大臣回头看去，见殿外台阶下绑着两个宫廷侍女，已是血肉模糊，呻吟不止。

三个人相互看看，都不明所以地回过头来。勇武剽悍的萧翰愣了一下，似乎有些明白，呼地站起身来，对述律皇后说：“原来是两个奴才惹姑姑生气，待我去将她们剁成肉酱！”

这萧翰是述律平的亲侄子，而且又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述律平的二儿子耶律德光，在述律平面前也就没有那么许多忌讳。

述律后摆手示意他坐下：“把她们剁成肉酱还用得着你这镇守牙帐的夷离巾吗？她们不曾惹我，是心甘情愿用血为我避邪除晦的。不知何故，我今日总是心惊肉跳。可此二女之血虽洒满阶前，并没解我心中烦乱。我召你们来，并无喻示，是想让你们告诉我，如此心慌意乱，莫不是要出什么祸端么？”

韩延徽这才明白了皇后召他们前来的意思，略一思索，拱手说道：“皇后心中烦乱，实乃盛暑酷热所致。邪恶晦气哪敢侵皇后尊贵之身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皇后随圣上亲征渤海，回宫不过旬日，身心俱疲，也会胸

臆不舒。以微臣之见，现在日已西斜，天渐凉爽，皇后何不到高天阔野中一游，借天地之清气以涤荡心中之郁闷？”

“去阔野一游？如此甚好。但愿如韩相所说，这心烦意乱不是什么祸端凶兆。”述律后站起来，吩咐身边宦官，“查刺，备驼轿。”

2 问策

述律皇后的驼轿极其华贵，纯金毛色的雄驼饰以各色璎珞，一人多高的车轮上银钉闪烁。轿车走动，前有旗仗，后有卫队，所过之处，行人莫不长跪在地，不敢仰视。

韩延徽、萧翰、耶律迭里骑马跟在述律后的驼轿边。

宫外的原野，天高地阔。苍鹰在碧空中盘旋，狍鹿在溪水边奔鸣，彩蝶飞舞于花丛，百灵鸣唱于林间。

述律皇后仿佛置身于锦绣图画之中，不觉叹道：“如此美景，如是和皇帝同游，该是多好啊。但愿我主尽快平安而归吧。唉，按你们文人的话说，面对良辰美景，应是心旷神怡。可我这心中仍是惶惶不止，该不是有什么不吉之事吧。”

跟随在一旁的耶律迭里闻听此言，悄声对韩延徽说：“皇后心绪不佳，原来是思念皇上了。”

韩延徽点点头，策马来到述律后的车前：“皇后，苍天保佑我圣明雄主天皇王荡平了被称作‘东海盛国’的渤海国，得那富饶之地建了东丹国，太子做了东丹国主，真乃天下归一，人神共贺。微臣陪您提前归来几日，皇帝也正在凯旋班师回朝，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吉之事呢？”

萧翰也说：“我大契丹西臣党项，北震室韦、女真诸部，东并奚国，今又扫平渤海，真乃纵横万里，雄踞天下！只等我皇挥师南下，横扫中原，那便是真正的天下归一。姑母，我契丹如日之初升，辉煌之时还在其后，绝不会有有什么凶险事。”

述律平看看萧翰，冷笑道：“横扫中原？谈何容易！汉人历朝历代，对北蕃就严加防范，修长城，设军阵，那一族进得去？我族人虽悍勇，但身为游牧，聚而为兵，散而为民，怎敌训练有素之汉军？远的不说，我朝立国之后，皇帝何尝不想南下，可除了掠得一些民人财物，哪得一寸土地？我真不懂你们这些男人为何念念不忘中原。这次我同皇帝亲征渤海，得建东丹国，并力主我儿突欲（太子耶律倍小名）做了东丹王，成了一方之主。这已是天道助我，我心足矣。”

韩延徽急忙说：“皇后所言极是。中原之地虽富，但只能慢慢图之……”

萧翰冷笑道：“中书大人，你身为汉人，当然不情愿我大军南下。但你不要忘了，是契丹我主给了你施展才能的天地，给了你高官厚禄，你……”

韩延徽的脸色立时变得十分难看，缓缓说道：“萧将军，我以为，无论契丹人还是汉人，同为上苍之子，只不过所居地域不同而已。延徽并不想求高官厚禄，而只想辅佐明主，造福于民，保天下平安……”

萧翰哼了一声，还要往下说，述律皇后斥道：“放肆！韩大人是皇帝和我依重之人，你如何这样出口不逊？”

耶律迭里：“皇后所言极是。韩大人始见我皇，立而不拜，我皇怒而使其牧马，是皇后认为韩大人能守节不屈，劝皇上以贤者礼用之。自韩大人成谋主后，建牙开府，筑城郭，立市里，用以安置汉人，使他们都能婚配安家，垦殖荒田，各安生业，不再逃亡。由是我契丹渐强，威服诸国，这里面有韩大人的很大功劳啊。”

述律平点点头：“萧翰，你听到了吗？迭里身为翰林学士，还是有见识的。你们听着，韩大人是汉人，迭里是皇族，萧翰是妻族，你们都位高权重。今后，不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，也不论是皇族还是妻族，都要精诚团结，共赴国是。迭里，萧翰，你们要多向韩相求教。”

萧翰唯唯称是，不敢再言语。耶律迭里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韩大人智

略超群，无人可比，我等自当尊以为师。但有一事……”

他瞟了韩延徽一眼，又犹豫了。

述律皇后看看他：“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”

迭里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臣以为，将太子立为东丹国王之事，皇后和韩大人当时都在军中，如此大事，关系契丹江山社稷，而韩大人却没能给皇上进策……”

述律感到有些意外，转头盯着迭里，等着他说下去。

韩延徽听了迭里的话，大吃一惊，一边用眼示意迭里，一边急忙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迭里大人，我们是来陪皇后散心的，当说些轻松事为好。有关朝政大事，还是到宫中议事时再说吧……”

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悠扬钟声。

韩延徽向那边望了一眼，灵机一动，忙说：“皇后您听，天雄寺的钟声响了。惠德法师是中原的得道高僧，我们何不去让他做做法事，求佛祖佑我皇凯旋？”

述律皇后慢慢从迭里的脸上收回目光，淡然一笑：“哦？唔，也好。我也正想破解一下我心中无名烦恼。去天雄寺。”

3 晴天霹雳

天雄寺坐落在城东原野之上，是阿保机南下幽州时带回五十名僧人而建，取名“天雄”，乃“天佑英雄”之意。

夕阳西坠。述律皇后一行人来到天雄寺。惠德法师闻听皇后到来，忙带众僧出寺恭迎。

述律皇后面对众僧，犹如面对臣民一样，目不斜视，款款走进寺来。就在这时，万里晴空突然“咔嚓”响起了一声霹雳，众人都浑身一颤，大惊失色。

正惊惧之间，天雄寺大殿脊顶上的盘龙宝顶轰然滚落，坠到大殿

阶前。

述律皇后一下脸色苍白，看看朗朗青天，再看看坠落宝顶的寺殿，颤抖着：“这……这是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惠德法师急忙面朝大殿跪下，闭目捻动佛珠，好半天，睁开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黄龙东南飞，真龙他乡落，天鼓迎魂归，祖山收其魄。”

述律皇后：“不要这样绕圈子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惠德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：“怨老衲无礼了。佛之偈语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萧翰有些恼怒，喊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弄什么玄虚？皇后乃地神所化，有什么天机可讲？从实说来！”

惠德瞟了萧翰一眼：“这位将军，佛坛净地，不可喧哗。皇后既已知晓，何必还要我说？”

“你！”萧翰脸登时胀得血紫，刷地抽出了腰刀，“大胆秃贼，面对皇后，如此无礼，我……”

“退下！”述律后将要上前的萧翰喝住，眼盯着惠德，“天雄寺乃圣上所敕建的皇家寺院，为的就是皇室平安。皇帝乃天之子，有什么天机不能面对天子？说吧。”

惠德：“贫僧……实不敢讲！”

述律皇后脸便沉下来：“讲！”

惠德急忙跪下去：“晴空忽起响雷，龙顶无故而坠，都是大凶之兆。恐是皇上他……多有不测……”

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。述律平心里更是一哆嗦。她一整天惴惴不安，六神无主，预感到像是要出什么事，但她绝不相信是这个。她顿时大怒：“大胆贼人，竟敢妖言惑众！皇上龙体雄健，勇胜千军，哪里来的不测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”

萧翰把刀一下子就架到了惠德法师的脖子上。

就在这时，寺外突然响起了一声喊：“报——”

随着，宦官查刺带一个汗流浹背满身尘土的士兵跑进来。士兵见了述律平，伏身跪地，递上银牌：“军前侍卫叩见皇后千千岁！”

银牌上刻有“宜速”二字，是皇帝调兵用的，各部落只要见此银牌，便得即刻发兵。述律平接过来看看：“何事如此慌急？莫不是有什么紧急军情要调兵么？”

士兵：“不是调兵，持此牌只因事急，不受关卡阻拦。受二位皇子之命快马回报皇后，天皇王大皇帝，在扶余城，驾崩了！”

述律皇后像被猛击了一下，摇摇晃晃地叫了一声：“天哪！”便瘫倒了下去。

4 二位皇子

夕阳将莽莽群山镀上了一层金辉。晚风过处，满山的青松白桦发出如泣如诉的喧响。

山脚的大路上，行进着大队人马，全是白盔白甲、白旗白马，一派肃穆，护卫着中间用白凌罩着的灵车。车上填满冰块，躺着的就是威震北方的一代雄杰，契丹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。

阿保机是在征服渤海国后，在胜利的喜悦中突然死于占领地扶余城的。究竟是怎么死的，史无记载，估计是兴奋过度脑溢血之类。

阿保机出征前曾射杀黄龙，以为是瑞兆。然而他万没想到，射杀黄龙也许是凶兆，会使他一去不回。看来惠德法师的偈语“黄龙东南飞，真龙他乡落”还是说对了。只可恨这和尚，阿保机出征时为什么不说不说呢？

灵车左右跟随的是他的长子耶律倍和次子耶律德光。二人都是白马白衣，满面戚容。

长子耶律倍从契丹建国被立为太子，到如今正逢“而立”之年，清秀俊朗，好琴棋书画，极愿结交中原之士，一派儒雅之风。

次子耶律德光恰恰相反，英武伟岸，极善骑射。据说他出生时乌云覆

帐，火光照耀，有声如雷，众人惊奇不已。稍长大，有一次随阿保机到西楼，有赤光紫气盖其上，左右大异。

阿保机和述律平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叫耶律洪古，小名李胡。阿保机曾试过这三个儿子，叫他们上山打柴，看谁能最先背柴回来。大儿子砍的全是干柴，而且是捆得整整齐齐才回来；而老二德光不管好坏砍了一大捆最先回来；老三呢，砍得最多，但也扔得最多，回来只好束手而立。阿保机由此知道了三个儿子的性情，评价是：“长巧而次成，少不及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老大虽然做的井井有条，但却让老二占了先，老三那是远不可比了。由此，述律平对崇尚汉文化的大儿子和喜欢游牧射猎的二儿子便有了亲疏，对刚勇的二儿子德光格外钟爱。

阿保机扫平渤海国之后，建东丹国，因地域在契丹之东，也是东契丹国之意吧。那么谁来主政呢？述律皇后说，大契丹是皇上为主，那东契丹自然该是太子了。于是阿保机便封大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，守东丹国。封跟随他攻奚国平渤海有功的二儿子为“元帅太子”，统领全国兵马，跟在身边镇守契丹中心大帐西楼。

耶律倍做了东丹王后，他的手下将军、平州人赵思温暗中对他说：“大王在东丹，虽也戴十二旒冕，穿九龙袍，自除百官，享受九五之尊大拜，看上去俨似一国之君，其实只是偏居一隅，属蕃国而已。大王贵为契丹太子，本该继契丹之大统，却被放在远离大部落千里之外，又是何意？”

这话说到了耶律倍的心里。但他不露声色，告诫赵思温，不要再说些什么太子，只要对大契丹有利，谁即大统都可，我可以避让。其实呢，他的内心深处极不平衡，大有被流放的感觉。他不明白，已做了十年太子，为何会是这样，被外放千里？说是东丹国王，其实不是明升暗降么？他想在适当之时，问问父王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事。

但他还没等到这一时机，父王便突然撒手归天了。这叫他如何不悲？一路之上，他不时扶柩落泪。